

# 航海冒险·黑潮航线

创作马拉松作品

共 18 章 · 约 30712 字

## 第001章\_出港

---

第001章 出港 舟山北面的锚地天还没亮透，远潮号尾楼的灯就先亮了。林远航走上驾驶台时，甲板上还留着装货后的铁锈粉，潮气贴在栏杆和窗框上，手掌一按，能带下一层冷水。离泊前的检查单摊在海图桌上，吃水、压载、货舱封签、主机试车、舵机自检，每一项都要有人签字。他先看数值，再看签名。数字能骗，字迹也能骗，只有顺序不容易骗。赵德发把最后一张配载修改页递过来，说第五舱的重件已经压稳，甲板吊固定完毕，引水八点准时上船。林远航点头，把页面翻到背后，见右下角多了一行临时补单编号，写得很急，像是码头边上临时补的。远潮号是跑老线的船，船不新，毛病却不多。林远航在这条线上待了十二年，见过散货船在马六甲等潮，也见过同吨位的船在印度洋北部被季风打得像旧铁盒。他知道船的脾气，知道哪一段楼梯会在重载时发出异响，也知道陈大力听见主机转速掉十转就会骂人。陈大力从机舱电话里回报，说主机暖缸正常，辅机切换正常，就是三号海水泵的声音比平时重一点，进了南海再找时间看。林远航说先记在轮机日志里，别等出了事再想起今天这句话。李静是在引水艇前十分钟上船的。她只带一个黑色硬壳箱和一只防水文件包，鞋跟不高，走舷梯不快也不乱。船员见过搭船的检验员、厂家的工程师、偶尔来蹭航次的代理，见到这种只报了“跟单员”三个字的女人，反倒不好多问。她把证件交给林远航，语气很平，说公司让她跟到蒙巴萨，盯一批设备件交接。林远航看完证件，把客舱钥匙给她，顺口提醒船上没有乘客待遇，遇到风浪要听安排。李静说她知道规矩，又补了一句，这趟货不能晚。那句话落得很轻，却比任何客套都直。引水上船后，远潮号开始解缆。水手长孙树成带着王志强和另外两名水手跑前后站，钢缆从缆桩上脱开时发出闷响。王志强上船还不到半年，身架瘦，手脚倒利索，做事前总先看老船员一眼，像怕自己多迈半步就踩错。刘大海从餐厅窗口探出头，冲下面骂他早饭没吃完就往甲板跑，回头胃里空着，浪一起就得吐到舱壁上。船离开码头，岸上的吊机和料场退成一排灰色骨架，尾流把水面切开，整条船才算真正从陆地手里脱出来。离港头两个小时，船上的层级和脾气已经全露出来。赵德发说话带命令，孙树成回话带火气，陈大力每次电话上来都像随时准备找人吵一架，只有老郑一直维持那种旧海员的稳当样子。他值班时会顺手把海图边角抹平，把铅笔按长短摆齐。也正因为平日太稳，林远航才会在他多看件杂货间那一眼时记住。白天的工作按老

节奏往下推。赵德发复核绑扎，老郑接下午班，把航向和航速写得一丝不乱。林远航在驾驶台玻璃前站了一阵，看到老郑下桥前又往生活区后面的件杂货间看了一眼。那间小舱平时堆机舱备件、缆绳夹具和多余绑带，不值什么注意，可今天它多了一道新封条。林远航问了一句谁换的，赵德发说装货末尾临时补进去一箱主机备件，陈大力签了接收，怕海水窜进来，顺手加了封。解释说说得通，林远航没再追问，只把那道封条的号码记在心里。晚饭时，船才完全进入出海后的样子。刘大海端出一盆豆豉蒸排骨，陈大力一边吃一边抱怨码头把补给拖晚了，害机舱连淡水软管都来不及换。王志强坐在桌尾，只顾埋头扒饭。李静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摊着一份货单，夹菜时也没有把视线离开纸面。刘大海给她盛汤，她谢了一声，问这条线平时误差几天。餐厅里安静了一瞬，几个老船员都抬头看她。林远航替别人答了，说天气好，两天以内；天气坏，就得看海让不让。李静把汤碗往前推了一点，说公司那边盯得紧。林远航听完，没有表态。夜里九点，引水离船，远潮号转入南下航向。海面上还有近岸船流，雷达上亮着一团一团的回波。林远航接过新打印出来的气象传真，纸边还带着机器的热。菲律宾以东生成一团热带低压，预报路径向西南偏西，说明里写着“对本船计划航线影响有限”。赵德发看了一眼，说这回运气不差，正好从南边擦过去。林远航把传真铺平，盯着那道向西延展的等压线。他跑这条线久了，知道有些天气图会晚半拍，等它真正改口，海面已经先动起来了。窗外的夜色压在玻璃上，前方灯火渐疏，只有气压计的指针朝下掉了一小格。饭后巡舱时，他还去机旁电话边看了一眼前六小时气象档。旧传真纸卷在机器旁，边角翘着，没有一张真正让他放心。海在变之前，纸面上往往先露出一点不服帖。

## 第002章\_气压计

---

第002章 气压计 第二天凌晨两点，驾驶台值班灯把海图桌照成一块发白的矩形。林远航原本打算睡四个小时，刚躺下没多久，又被气压计的读数拉了起来。老郑交班时报的气压比前一轮低了两百帕，幅度不算离谱，可下降的速度让人心里发紧。林远航拿起记录簿，把过去二十四小时的数字连成一条线，发现它掉得很直，没有一点要回头的意思。海上天气不怕坏，就怕坏得太快，坏到预报还没来得及承认。他把昨晚那张传真又调出来，对着电子海图上的计划线看。远潮号正沿台湾海峡外缘往南切，按常理说，这个季节在菲律宾东侧生成的气旋要么拐去吕宋以东，要么压进南海南部，很少在他们这个位置来得这么硬。林远航让老郑把最新云图调上屏幕，云带边缘已经长出了北抬的钩子，像一只手朝航线摸过来。老郑盯了两眼，说也可能是云图刷新慢了。林远航没接这句，只让他把航迹旁边五百海里的商船天气报告都拉出来。早上七点，他接通岸基调度。卫导电话那头是船东运营部的值班经理，声音带着陆上的干燥，说气象公司给的更新版预报已经发船，系统判断不需要改道，只要适当降速，避开外圈风区就行。林远航把气压下降幅度、云图北抬和海面涌浪方向一条条说完，建议提前往西调整二十海里，给自己留出回旋余地。电话那头停了一下，问他这次货要是晚到，违约金谁担。林远航说违约金不是他算，安全余度是他算。对方语气马上硬了，说合同航速和计划线早就报给收货方，现在改，港口泊位也要跟着乱。电话挂断后，赵德发上来接白班，看见林远航脸色不对，先问是不是岸上又催。林远航把传真递过去，赵德发看完，说天气公司常有偏差，但眼下风力还稳，船也在好水里，真要大改航，船东肯定追着问。林远航知道他说的是实话。远潮号这一趟拉的是钢卷和机械设备，货重、租约紧，晚一天就

是一笔实打实的钱。船长做决定的时候，海图边上总有一张看不见的账单，谁都装作没看见，谁也绕不过去。中午前，甲板上的加固又做了一轮。钢卷的木楔被重新敲实，设备框架补上对角链条，连平时只做形式检查的通风帽都被孙树成挨个绑牢。王志强抱着一捆新钢丝跑前跑后，手掌磨得发红，也不敢停。林远航站在桥翼往下看，知道这些动作未必真能挡住一场偏了路的气旋，可船长在预感成真以前，总得先把能做的都做足。做足了，出事时才有资格说不是疏忽。他没有改航，只把全船警戒往上提了一档。赵德发接到命令，立刻带人复查甲板绑扎，重点看钢卷木楔、吊耳限位和甲板件杂货的绑带受力。孙树成带着王志强跑得满头汗，重新把尾部两只设备框架加了钢丝和链条。陈大力在机舱那边也不安生，打电话上来问能不能提前切备用泵，留一台海水泵随时待命。林远航同意了，又要求全船非必要的外部作业在午后收掉，生活区门窗全部检查一遍。李静午饭前找到驾驶台，问船速为什么从十三节掉到十二节半。她的语气很平，听上去像在核对一条普通数据。林远航反问她什么时候开始管航速了。李静说自己不管船，只管货到港的时间，公司要她每天回传预计抵港时间。林远航看了她一会儿，说回传可以，别插手船上的操作。她没有顶嘴，只把手机收回口袋，目光在气压计上停了两秒，像是在记数字。这个细节让林远航更不舒服。真正的跟单员盯的通常是箱号和提单，很少有人会先看天气。傍晚前，海面已经起了长涌，船首切浪时多了一股横着顶过来的力。驾驶台窗外的颜色比早晨更暗，云层下压，光线像被人从海平面上抽走。林远航站在桥翼，能闻到风里那股潮湿发闷的味道。他让老郑把夜航灯再检查一遍，又亲自去看了一圈甲板。件杂货间门口那道新封条还在，封号没变，门外多了两道新绑带，像是谁嫌一道还不放心。回到桥上时，最新的气象更新刚从打印机吐出来。系统把气旋路径往北修了半格，但说明里依旧写着“预计不直接影响本船”。林远航把那张纸压在海图本下，终于开口：“不改航，所有绑扎再加一轮。今天夜里，不会太平。”夜里八点后，第一阵雨点敲上驾驶台玻璃，没多大，却很密。林远航把手放在窗框上，能感觉到风从白天的热里一点点硬起来。老郑把最新船位抄进记录簿时，连笔尖都比平时压得重。真正的风暴还没到，船上先有了等它来的气味。桥里没人再提预报准不准，每个人都在等海先开口，而风先到了。

## 第003章\_风来了

---

第003章 风来了 风真正压上来的时候，比更新版预报还早了十二个小时。下午三点过后，远潮号右舷外的云墙已经连成一整面灰黑色的幕布，浪头不高，却一排接一排地斜着打过来，像有人在海面底下推船身。林远航让自动舵退出，改手操，航速再降半节，艏向往风里顶，尽量把横摇压住。舵工的手刚握上舵轮，船身就往左狠狠甩了一次，驾驶台窗框发出短促的呻吟，桌上的铅笔直接滚到了地上。这种天气里，船长脑子里没有完整句子，只有一串要盯住的数据。风向在变，浪向比风更乱，罗经有轻微摆差，主机转速受海况拖拽，雷达上一些小目标已经开始忽明忽暗。赵德发从甲板打电话上来，说尾甲板两只设备框架受力不均，绑带正在吃死，想再补一道链条。林远航先骂了他一句怎么还在外面，紧接着又让他动作快，十分钟内全部撤回生活区。甲板上一旦有人，船长的注意力就会被撕成两半，一半看海，一半担心人。到傍晚，浪高已经上去了。远潮号带着满载钢卷，重心不算差，可风从右后方压过来，整条船还是被推得发横。林远航扶着操纵台站稳，看见前方海面被风打成一层发白的毛。每一次浪

峰从船腹下面穿过去，尾楼里的钢板都会发出沉闷的回响，像有人拿大锤从船壳内部敲。机舱那边的陈大力把电话打上来，声音几乎是吼的，说海底门吸入的海水带着气泡，三号海水泵流量开始抖，主机负荷只能往下压，不然排温要上去。林远航说先保机器，人别硬顶。夜里八点半，情况失了手。右舷后甲板传来一声拖长的金属摩擦，像钢板被人一点点撕开。赵德发在对讲机里喊，五号舱口前面的集装箱底座松了，尾部设备框架也在移。林远航命令所有甲板人员撤离，只留监看，不准再靠近。命令刚发出去，整条船又吃了一个侧浪，横摇角大到驾驶台窗外只能看见倾斜的海面。紧接着，一声重得发闷的撞击从船中后部传上来，连罗经柜都抖了两下。雷达视频边上跳出一片飞沫回波，赵德发低骂了一句，说有东西滑了。林远航冲到右桥翼，风把雨点和海水一齐抽在脸上，眼镜片上瞬间全是水。他看不清细部，只能看见后甲板上原本整齐的轮廓少了两块，钢缆在甲板边缘乱甩，偶尔打出火星。两个集装箱已经下海，落点在船尾外侧，被浪一卷就不见了。它们不是最贵的货，却足够把全船的侥幸一把撕开。件杂货间上方的固定支架也歪了一点，封条在风里拍门，细得像一条抽动的白线。最凶一阵里，船尾监控画面几乎只剩白花花的水。两个已经松动的集装箱先是沿固定座挪出几厘米，接着在下次横摇里整个跳了一下，底部角件和导轨狠狠干出一串火星。赵德发在对讲机里喊角件已经撕开，孙树成回报尾部甲板没人，所有人都退回门后。林远航听着这些回报，只能死死压住再派人出去的念头。那种天气里，掉下去的货还能记进账，掉下去的人连找都找不回来。风继续加，船上的一切都转入纯粹的应急状态。餐厅停止供餐，刘大海用大锅煮了姜汤和面，叫人轮着下去端。王志强本来被安排回舱，走到楼梯口又被孙树成拉回甲板门后待命，听呼叫准备递工具。陈大力把机舱里的非必要人员赶去控制室，只留自己、秦少波和韩启明盯主机、泵和配电板。林远航一边盯航向，一边让老郑把每次大角度横摇的时间记下来，看看是不是在同一组浪上反复吃亏。老郑答应得很快，手却有点抖，烟盒从兜里掉出来，滚到舵台边。午夜前后，风力已经压到九级边上。远潮号艏部每次钻进浪谷，整条船都会先沉一下，再被后面的浪托起来。主机负荷降到原来的七成多，船速只有九节。林远航知道最坏的时候还没过去，风眼离他们并不近，可这种斜着压过来的外围风区最折磨人，拖得久，错处也最容易在这个时候冒头。他盯着前方黑得发亮的海面，听见船壳、钢缆、设备和风同时发声，像一条船正在各自为战。然后，右舷后甲板又传来一次更短、更硬的撞击。林远航把对讲机抓得更紧，知道下一次出事，不会只掉货。入夜后，驾驶台前窗不断被海水拍白，雨刮器来回扫，也只是把视野清出一条立刻又被抹掉的窄缝。值班灯关暗以后，桥里每个人的脸都像浮在一层灰水上，连说话声都得贴近对讲机才听得清。林远航盯久了，眼眶发酸，却不敢眨得太慢，怕下一次抬头时船首前的浪已经换了方向。谁都知道，真正要命的往往不是最大那一阵，而是下一阵来之前那几秒误判。

## 第004章\_受伤

---

第004章 受伤 后半夜两点，风浪没有退，反倒更乱。远潮号已经把船首尽量往浪里顶，尾部还是不断被横着打。船上最怕的不是大浪本身，而是乱。浪一乱，受力点就乱，绑扎、门扣、支架、舱盖，每一样都可能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松。赵德发上桥报告，说尾部一根钢丝绳已经吃到极限，再不处理，旁边那组固定支座也要跟着走。林远航盯着浪向，算了两轮间隔，给了他一个十五分钟窗口，只允许水手长

带两个人去补固，而且必须系安全绳，浪一上来立刻撤。王志强就是那两个人里最年轻的一个。他穿好救生衣和安全带时，脸白得像刚从机舱里洗出来的抹布，孙树成骂他别装，手还是替他把背后的扣件又收紧了一遍。林远航站在桥翼边看他们从生活区门口弓着腰往后挪，灯光被风雨打得乱晃，人影像贴在甲板上的几块黑布。赵德发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一只手提灯，走得比平时慢很多。每个人都知道这趟出去是在跟时间抢，不是跟天气讲理。最初几分钟还算顺。对讲机里传来孙树成断断续续的汇报，说第二道链条已经挂上，尾部底座还差一个张紧器。林远航盯着秒表，看浪组在雷达海杂波里的起伏。他正准备催人回撤，一道侧浪比前一轮提前半拍砸了过来。远潮号右舷瞬间下沉，甲板灯光一起歪了。对讲机里传来一阵急促的碰撞声和脏话，接着是王志强压不住的惨叫。那声音不长，却尖，像细钢条在耳朵里折断。林远航冲下桥的时候，赵德发和孙树成已经把人往生活区门口拖。王志强整个人蜷成一团，右侧肋下和肩背湿得一片，不知道是雨水还是他自己吐出来的东西。那根松开的缆绳在浪里抽回来，擦着他胸口扫过，把人直接掀到舱口边的护板上。人被抬进走廊时，船又甩了一下，王志强脸色当场变成青灰，呼吸短得像一口一口在借。林远航蹲下按住他的肩，让刘大海去拿急救箱，再把卫星电话接到驾驶台，他要联系岸基医疗。船上没有医生，只有按国际规则配的医务柜和几本翻旧了的指导手册。林远航和陈大力都学过急救，可那种训练靠的是流程，不是经验。陈大力从机舱上来时，工作服还沾着油水，手套都没来得及摘。他和林远航一起剪开王志强的雨衣，看见右侧胸廓有明显的肿胀和挫伤，呼吸时一高一低。卫星电话接通后，岸上的值班医生问了一串固定问题，最后判断肋骨骨折概率很高，要固定胸廓、给止痛和抗感染药，同时观察有没有气胸迹象。医生最后问最近可入港点。林远航看了一眼海图，最近是岷港，再往前则是金兰。固定胸廓的活看上去简单，真正做起来却像在和人的呼吸抢节奏。绑带松了压不住，紧了又会让人更喘。王志强疼得满头是汗，每次林远航让他吸气，他都像要先攒一下力。刘大海站在旁边递剪刀和纱布，手指一直在抖，后来干脆把手背到身后，免得别人看见。那一眼很短，够他把时间、路程、海况和违约金全算一遍。现在转去岷港，货期一定乱，受损船体进港还要加拖轮和检查；按原计划继续南下，王志强也许撑得住，也许撑不住。李静不知什么时候站在走廊口，脸色不太好看，说如果只是肋骨断裂，船上处置得当，继续走不是没有先例。陈大力听完抬头就骂，说她懂个屁。刘大海端着热水站在一边，没插话，只把视线落在林远航脸上。船长在这种时候没有太多空间可以犹豫。命令迟一分钟，所有人都会看见他在犹豫，那条看不见的裂缝就会先从人心里打开。林远航让赵德发回桥接班，自己留下把固定带重新收紧，又按医生要求给王志强打了止痛针。他把医务柜里能用的药名、剂量和下一次观察时间都写在纸上，贴在床头。等一切做完，他才站起身，对陈大力说按原航线走，船速控制在机器能承受的范围。陈大力盯着他，眼里全是不赞成，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回到驾驶台时，天色已经有一点发白。风还是硬，浪也还在顶，远潮号像被困在一片移动的废铁堆里。赵德发把航向稳住，低声问要不要把改港预案先做出来。林远航说先不发。那句“先不发”出口时，他知道自己已经做了选择。船外的海没有因此安静半分，气压计还在往下掉，王志强的呼吸声却像留在了他耳边，和风声一起，怎么都压不出去。赵德发回桥后没有再劝，只把下一轮观测时间写得比平时更密。老船员知道，命令一旦落下，再争也争不回去，只能把后面的每一步做得更像补救。驾驶台里的每个人都听见了林远航的决定，也都把那句话记在了心里。

## 第005章\_日志

---

第005章 日志 风浪在第二天白天退了一层，远潮号还在摇，只是从要命的乱摇变成了磨人的长摇。船上的人终于能把手里的活按顺序排开，谁去复查舱盖，谁去清甲板，谁去机舱帮着排水，都有了明确的分派。林远航却没有轻松下来。风暴里做的每个决定，在浪头过去之后都会留下账本一样的尾巴，等着船长自己去翻。他把驾驶台门关上，坐到海图桌前，先写轮机和甲板受损记录，再写医疗记录，最后才写自己那条最难落笔的判断。航海日志里的文字必须干，不能带情绪，不能带解释，最好连愧疚都看不出来。林远航写到“本船继续维持原计划航向，伤员留船观察”时，笔尖停了很久，墨水在纸上洇出一个很小的黑点。纸面上的语气要像金属一样平，现实里却有体温、有疼痛，也有谁的命运因此偏了方向。他把那一页写完，又在私人记录本上补了一句：“这是一个船长的选择，不是一个好人的选择。”写完后他把本子合上，放进抽屉最底层，像把一块烫手的铁塞回去。午饭时，餐厅里比平时安静。王志强吃不了东西，刘大海只给他熬了稀粥和鸡蛋羹，送去床头。其他人坐在桌边，嘴里嚼着东西，耳朵都竖着。风暴之后，船上的秩序靠的不是制度，而是谁先开口、谁先解释。陈大力先说主机功率暂时只能维持七成半，海底门滤网可能进了杂物，等海况再稳些要开工检查。赵德发接着报甲板损坏，丢了两个集装箱，五号舱口前的支架也变形。说到这里，李静抬头问丢掉的箱号是哪两个。赵德发报了编号，她对照手里的货单，脸上没有多少意外，像她更关心的是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出问题。饭后她单独找到林远航，地点选在餐厅外那段没人停留的走廊。她开口先问王志强情况，语气并不冷，也谈不上热，只像把必须问的话先问完。接着她就问，如果主机功率一直上不去，预计抵港时间会拖多久。林远航看着她，说船上有伤员，也有受损设备，你关心的顺序倒很清楚。李静沉默了两秒，说她受的是公司的委派，货一旦晚到，她回去也交代不了。林远航问她哪批货这么值钱，值得她在船上守着。李静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这趟货里有一项不能出差错。下午，岸基又发来一份标准化事故回报表，要求填明货损估值、预计延误和是否需要备用港协助。表格把所有问题都拆成可以勾选的格子，像风暴、骨折和主机降功率都只是管理项目。林远航一项项往下填，填到“是否影响合同履行”那一栏，笔尖停了很久。他忽然觉得岸上的世界和船上的世界根本不是同一种时间。这种说法让林远航更警觉。普通设备件的跟单员会问封签、问提单、问码头预约，不会在风暴刚过去的时候盯着“不能出差错”四个字不放。他把她带到船长房，摊开本航次货运摘要，指给她看船上明面货类，让她自己挑出那项特殊货。李静没有去碰文件，只说她没有权限说得太细，但货主确实对其中一箱件杂货有特别要求，希望全程别开封，别改配，别额外报备。林远航听得越来越慢，脸色也越来越沉。一个需要在海上“别报备”的东西，不会只是普通生意。下午，刘大海送咖啡上桥，顺手说了一句，昨晚风最大的那阵子，李静不是在客舱待着，她在走廊里来回走了好几趟，还问件杂货间有没有进水。刘大海说完就走，像只是把一条闲话放在桌上。林远航把那杯咖啡放凉了也没喝。他重新翻看装船补单，发现那只新进件杂货间的木箱编号和机舱备件清单上的格式并不一样，像是从另一个系统里硬塞进来的。补单上的签字有赵德发，接收栏却是轮机部统一盖章，看不出具体是谁接的。傍晚时，王志强出现了一次明显的胸痛和低热。陈大力上桥时，手里还拿着体温表，说这种伤拖不得，最好尽快靠港拍片。林远航没有立刻回答。他知道这条建议是对的，也知道只要自己点头，后面的代价就会一口气压过来。卫导终端在这时弹出一条公司消息，催问预计抵港时间是否需要修订。消息只有短短一行，像岸上的人根本不知道这条船刚在风里滚了一夜。林远

航望着窗外那片发灰的海，把终端扣上。他忽然明白，风暴把船体摇松了，也把船上的人摇散了。接下来要出问题的，不会只是一份货单。他写完公文式记录，又把时间点和责任人重新过了一遍，连哪一阵浪把尾部打松、哪一次通话提到最近港口都单独划线。文字越精确，越像替自己留一条将来必须回头走的路。那份被扣上的终端消息像一枚钉子，钉在他后脑里。

## 第006章\_余波

---

第006章 余波 风暴退开后的第三天，远潮号的海面看上去已经像正常航次。天色发亮，浪高降到两米上下，船体摇幅也收了回来，外行人站上甲板，甚至会以为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只有船上的人知道，真正吃人的往往不是风头最猛的那一夜，而是它走后留下的一长串后遗症。林远航一早先去看王志强。年轻人侧躺在床上，呼吸还短，脸色比前一天更差，肋下固定带边缘已经磨出红痕。刘大海说他夜里咳得厉害，咳一次就疼出一身汗。林远航问完体温和尿量，没有多说，转头就去了机舱。秦少波和韩启明已经连着值了两个长班，眼睛熬得发红。两个人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只在陈大力骂人时低头干活。机舱里这种沉默比吵闹更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眼下缺的不是脾气，是时间和件。机舱里热得像另一片天气。海水和机油混在一处，会生出一股黏腻的腥味，吸进肺里以后半天下不去。陈大力站在控制台前，眼下全是熬夜后的青黑，嘴里叼着没点着的烟，说主机现在最多只能维持七成出力，轴隧一带前夜进过水，三号海水泵的轴封也被冲坏了，得换件。他把一张盘点表拍到林远航手里，说问题是要换的东西没了。上面列着一只净油机转子总成、一套海水泵轴封和若干垫片，对应的箱号都指向同一个木箱。按出港前清单，这箱备件已经上船；按眼下盘点，它根本不在机舱件杂货间。林远航把那张表看了两遍，问是不是搬错舱位。陈大力骂了一句，说机舱备件不是菜市场买菜，谁会把主机用的东西搬去别处还不告诉他。韩启明和秦少波正蹲在地上拆旧轴封，听见这话都没抬头，动作却更快了。机舱的人最恨这种失踪的物件，因为机器坏起来不讲程序，备件缺一只，整条船就得跟着看运气。林远航要来装船单据，在件杂货间门口站了一阵。那道封条还在，号码也对，可门边新添的刮痕说明它至少被人重复开合过。开门盘点时，陈大力的脸色一寸一寸黑下去。里面堆着绑扎器材、备用滤芯和两只常见木箱，偏偏缺了那只标成“主机重件”的大箱。赵德发赶来后，先说自己记得末尾装货时确实有这么一箱，码头工还专门要他在补单上签字，因为来得晚，没赶上原始配载。林远航问接收时谁在场。赵德发想了想，说当时正赶离港手续，郑国强也在，李静上船前后那会儿，码头边有点乱。这个时间点把几个人拴到一处，让走廊里的空气都紧了。林远航把补单、机舱签收表和仓库放行单摊开对。格式的毛病很快跳出来了。补单编号属于货运系统，仓库放行单却用了设备部的抬头；箱号前缀也不统一，像有人拿不同文件拼出一条看着完整的链。更怪的是，放行单上写着“已交船方件杂货间”，签收人一栏只有一个模糊印章，没有名字。正常备件上船不会这样留尾巴，除非送来的本来就不是备件。林远航盯着那串箱号，忽然想起李静反复追问抵港时间，想起刘大海提过她夜里问件杂货间，心里那根线被一下拉紧。中午前，李静自己找上门来。她没有先问王志强，也没有问主机，而是开口就说货运补单如果有误， she 可以帮忙联系岸上核对。林远航让她坐下，把缺失备件的事直接摆出来，看她反应。李静眼神停了一瞬，随即说备件箱也许被装到了别的舱位，海上翻箱不方便，最好等到港再查。她说这话时太快，像早就想好了答

案。林远航没有揭穿，只说船上现在正因为缺这箱东西压着功率跑，谁再说“等到港”，就是拿整条船试运气。李静抿着嘴，没有争。下午，林远航把老郑叫到桥上值班室，问装货末尾那几个小时的情况。老郑说得很稳，说自己只负责值班和海图改正，补单的事归大副，件杂货间的门也不是他开的。可他说话时手指一直在摸烟盒，像怕手空着就露馅。林远航让他出去后，自己去海图室翻了一遍最近几天的值班草稿，没有找到直接证据，却在抽屉最下层发现一张被折过两次的纸。那不是标准海图页，而是一张手绘草图，上面除了计划航线，还多画了一个离主航道不远的海上点位，旁边只写着一个时间窗和三个字母代号。林远航把那张草图夹进日志本，没有声张。风暴留下的余波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船受了伤，人也开始露出各自的缝。主机缺件不是偶然，补单也不是手误，件杂货间里少掉的那只箱子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机舱。窗外海面亮得刺眼，远潮号还在按计划向南，可林远航第一次觉得，真正把这条船推向麻烦的，不是那场台风，而是有人趁着离港前最乱的时候，把别的东西送上了他的船。

## 第007章\_老郑

---

第007章 老郑 风暴过去后的夜班比风暴本身更难熬。白天还有事情可以做，甲板要清，机舱要修，伤员要看，人的脑子被工作撑着，不容易胡思乱想。到了夜里，船重新回到相对平稳的节奏，海面发黑，机器低鸣，人反倒会被那些白天压下去的东西一条条找上来。林远航一点多从船长房出来，本来只是想去桥上看一眼气压和航向，刚走到楼梯口，就闻见桥翼那边飘来的烟味。船上值班可以抽烟，但老郑平时很少站在外面抽，尤其天气刚坏过，大家都更愿意待在玻璃后头。他推门出去时，老郑正背对着驾驶台，胳膊肘压在桥翼栏杆上。海风已经收了不少，烟头却在他指间晃得厉害。林远航走过去，先看了一眼雷达和罗经，再问他怎么不在值班椅边守着。老郑把烟掐在栏杆上，说坐着发闷，出来透口气。林远航没说教，只把电子海图放大。远潮号的航迹有轻微偏摆，偏差不算大，但老郑偏偏没在记录上写纠偏时间。这样的疏漏放在新人身上还说得过去，放在跑了二十多年船的二副身上，只能说明人没把心思放在航线上。更让林远航警觉的是老郑的眼神。那不是困，也不是疲劳，而是一种被事情往里拽住的走神。林远航问他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老郑点头，说风暴那夜吓得厉害，年纪上来以后扛不住折腾。林远航盯着他，看不出破绽。甲板监控画面从桥上副屏里轮番切过，件杂货间门口的灯一直亮着，空空的，没有人。老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像反应过来自己看得太多，立刻把脸转开了。两点四十，前方一条沿岸货轮从左舷斜切过来，按规则应该老郑先做避让判断。林远航站在旁边等了半分钟，见他还只是盯着AIS数据，不说动作，只好自己下令小角度改向。老郑这才像醒过来，赶紧报出CPA和TCPA数值。数值本身没错，慢的是他。船长最怕值班的人不是不会算，而是算得太慢，因为海上很多时候差的就是那几分钟。交班后，林远航没有立刻回房。他在海图室里把最近两天的值班记录重新翻了一遍，发现老郑从风暴之后就有些不对。平时笔迹工整的人，这两页记录里多了几处重写的痕迹，某个时段的船位还往回改过一次。纸海图边角也比平时乱，像有人在不该摊图的时候翻过它。船上老资格的海员都有自己的小习惯，老郑对海图的爱惜几乎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眼下这副样子，本身就是异常。林远航不是第一天认识老郑。早些年两人还在别的船上搭过班，老郑那时值班稳，遇事不多话，最乱的港口也能把纸海图和潮汐本收得齐整。正因为有这层旧印象，眼前这个会漏记录、会在桥翼上走神的老海员才格

外刺眼。一个人要么是累坏了，要么就是心里压着比风浪更重的东西。他去老郑的储物柜前站了一会儿。按规矩，船长不能随意翻老船员私人物品，可事情到了这个份上，规矩已经不是最先要守的东西。柜门没有上锁，里面除了换洗衣服、烟和两本旧杂志，没有什么特别。林远航正准备关门，手指碰到最里层隔板，听见一声很轻的纸张摩擦。他把那层旧报纸掀开，下面压着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草图。图纸不是标准海图复印件，而是手画的简图，上面标着远潮号计划线、一个偏西的折点，以及一个离主航道不远的坐标点。坐标旁边写着时间窗和三个英文字母：MCH。林远航把草图展开在台灯下，心里先浮起来的不是愤怒，而是确认。那东西不是值班练习，不是私人记号，更像一份为某次交接准备的简易指引。风暴前后，远潮号没有去过那个点位，可这张图说明有人原本想让船靠近它，或者至少预留过那样的可能。老郑进门时，林远航已经把图折好放进口袋。二副看见他站在柜前，脸上的血色一下退了。林远航没有摊开图，也没立刻发火，只问一句：“你最近到底在担心什么？”老郑嘴唇动了一下，最后还是说没事。“没事”这两个字落下来，比任何解释都空。林远航让他回去睡觉，自己拿着那张草图回了船长房。桌上还摊着补单、箱号和王志强的体温记录，所有线头看上去各走一边，真正系在一起的地方却越来越近。窗外海面平得多了，远潮号继续南下，机器声均匀得像什么也没发生。林远航把草图压进日志本，关灯前最后看了一眼时间窗。那上面写的日期，正是他们出港后的第三夜。门外传来老郑回舱时拖鞋底摩擦甲板的声音，很轻，却断断续续。林远航坐在黑里，没有开灯，知道这条线已经从纸面走到了人身上，而那张纸上的点位，比海还冷。

## 第008章\_跟单员

---

第008章 跟单员 林远航没有把那张草图立刻拿去问赵德发，也没有去机舱再翻一遍件杂货间。他先等，等看谁会因为这张图主动露出破绽。海上最能逼人开口的往往不是审问，而是沉默。船继续按受损后的航速往南跑，表面上工作都回到了正轨。王志强的体温压在三十八度以下，陈大力带着人修海水泵，赵德发盯甲板恢复，老郑照常接班，只是脸上的灰色一天比一天重。到下午，真正先来找船长的人不是他们，而是李静。她来时手里拿着一只文件夹，像真是来核对单证。林远航让她进门，先把房门带上，再把那张草图放到桌上。李静看到纸面的瞬间，眼神收了一下，很快又稳住。这个细小动作已经够了。林远航没给她找退路，直接问她，件杂货间里那只不见了的“备件箱”到底装了什么，为什么老郑手里会有一份带交接点的航线草图。李静沉默了十几秒，嘴角绷得很紧，最后把文件夹放下，说如果他已经看到这一步，再装作不知道也没意义。她承认自己不是单纯的跟单员。公司让她上船，不是为了盯普通设备件，而是为了盯一票“特殊货物”安全到港。林远航问特殊到什么程度。李静说货源本身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毒品和武器，问题出在手续上。那票货涉及受保护海洋生物的跨境运输，合法运输要走特许许可、目的港接收批文和海关预申报，链条太长，时间太慢。货主那边催着赶项目，想先把东西送到蒙巴萨，再用当地合作机构补齐展示和研究许可。她说话时一直看着桌角，像每个字都在往自己脚下填坑。林远航以前也接待过搭船的货代和检验员，知道这些人说话通常很实，问的是封志、港口、车队和收货窗口。李静不是那种路数。她更像岸上体系里长出来的管理人，任何一句话都带着可计算的后果，连承认问题时都先想好边界。这样的克制让她看起来可靠，也让人更难相信她只是被动执行。“所

以你们把它塞到我的船上，伪装成机舱备件？”林远航问。李静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这条线以前也有人这样做过，走件杂货、做补单、借船上临时调整的窗口把箱子抹进去，不算难。难的是这次碰上风暴，箱子位置可能被挪过，船上的节奏全乱了。林远航听见“以前也有人这样做过”，脸上的线条更硬。他原来以为这是一票烂货，眼下才知道它更像一条习惯成自然的暗线，而远潮号只是这次轮到的那只手。李静接着说，她本来只负责确认箱子到港前不被开封、不被移交给无关港口，也不被写进任何额外报告。至于箱内具体是哪几类标本，她没资格掌握全表，只知道收货方是一家挂着海洋文化中心牌子的私营机构，项目背景里有旅游开发，也有地方博物馆的名头。林远航听到这里，已经能想见岸上那套熟练的说法：研究合作、文化展示、手续在途、误差可补。海上的问题却不吃这套。只要货没申报，它就不是“等文件补齐”，而是实打实地把风险压给船长和船员。“你想让我怎么办？”林远航问。李静抬起头，说别开箱，别声张，按原计划到港。她说只要货还在船上，事情就还有办法往回拽；一旦在海上开箱拍照，留痕就没法收。林远航听完，半天没说话。他知道她不是在吓人，而是在说行业里最现实的那部分逻辑：灰线上的人怕的从来不是做过什么，而是痕迹什么时候被谁拿到。李静又补了一句，说她上船前，公司已经和船上一位老海员打过招呼，本以为会顺利，不料碰上风暴，局面才失控。这句话等于把老郑直接推到了台前。林远航问除了老郑还有谁知道。李静摇头，说她能确认的只有老郑和岸上的联络人，其他人是不是知道，她不敢替人打包票。这个回答听上去像留了一半。林远航看着她，忽然想到赵德发签过那张补单，又想到件杂货间封条反复开合的痕迹，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只是还差最后一锤。他把草图和补单收回抽屉，开口时语气已经冷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别再碰任何单证终端，也别去件杂货间。你要是真想保这条船，就老实待着。”李静站起身，没有争，只在出门前停了一下，说那票货如果真被翻出来，倒霉的不只她。林远航看着门关上，手掌在桌面上压了很久。他知道她说得没错，也正因为没错，事情才更麻烦。到了晚饭后，他把赵德发叫到桥上，只说一句：“明天一早，封舱，搜船。”走廊里一时很安静，只有空调和主机低频声从舱壁里传出来。林远航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知道李静说出口的部分只是一半，另一半还在等更多人失手。

## 第009章\_特殊货物

---

第009章 特殊货物 林远航下达搜船命令时，远潮号刚过南海中部的主航道交汇区。海面恢复得越正常，命令听上去就越刺耳。船上不是没有搜舱的规矩，遇到遗失品、火警隐患、偷带刀具，船长都可以下令检查，可那通常针对具体区域和具体问题，很少有人会在公海上对一条受损船搞全套排查。赵德发听完先是一怔，接着问范围。林远航说先从件杂货间、机舱备件仓和第三货舱间层开始，重点找那只缺失木箱。赵德发脸上的肌肉跳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命令传下去后，船上的空气立刻紧了。孙树成带着水手封好无关通道，陈大力让秦少波准备撬棍、封签袋和拍照记录本。李静没有来闹，只在走廊里远远看了一眼，随即回了客舱。老郑那边的反应更直接，他借口要接晚班，问能不能等下一轮再搜。林远航当场拒绝，说今天谁值班都不耽误搜，搜不到，明天继续。话说到这里，船长和船员之间那层平时维持体面的缓冲就被拿掉了，剩下的只有职位。搜舱本身也是一场把体面拆开的活。孙树成带人封通道时，几个普通船员都装作忙着手里的事，不敢明看，又忍不住偷瞟。谁都知道船长既然亲自下令，事情就不

可能只是丢件备件。甲板上的脚步声、扳手落地声、拍照声全变得格外清楚，像整条船都在侧耳听这只木箱最后会从哪道门里被拖出来。林远航一路往前走，能感觉到背后那些视线贴在自己后背上。他明白，从这一刻起，不论最后查出多少东西，这条船原来那种“出了海就先把事做完再说”的默契都保不住了。搜查开始前，林远航去看了王志强。年轻人躺在床上，呼吸还是浅，胸前固定带已经换过一遍。林远航问他风暴前夜值班有没有看到什么异常。王志强想了很久，才断断续续说出一件事：出港前最后一晚，他去尾楼后面取雨衣，看见赵德发和老郑站在件杂货间门口，旁边还有李静。三个人说话很低，他只听见“别走原清单”“到港就交”几个词。王志强说完就咳，疼得额头全是汗。林远航替他把被角压好，心里那根线已经彻底绷直了。正式开搜时，赵德发亲自拿钥匙开第一道门。件杂货间不大，进门就是一股铁锈、木料和油脂混在一起的味道。表面上看，里面的物件都很正常，绑扎器、旧滤芯、两卷钢丝绳、几只标着英文备件名称的木箱，排列也不乱。陈大力带着韩启明一件件核对，先把该在的东西点出来，再把清单上没有、实物在场的东西单独摆开。林远航站在门边记序号，眼睛却一直盯着最里面那堵临时垫起来的钢卷防移木架。那堵木架搭得过于规整，像不是为了防移，而是为了挡住后面的什么。“把这堆拆了。”他说。赵德发没动，先解释说那是风暴后补的临时加固，拆开会影晌舱内稳定。陈大力抬头冷笑，说几块木方还没重要到这种地步。两边目光碰了一下，谁都没再装。孙树成带人上手，把木方一根根抬开，后面很快露出一块新钉上的薄钢板。钢板边缘的螺栓是新拧的，漆面还没吃上海盐。林远航弯下腰，手指沿着边缘摸过去，摸到一处没拧死的缝。他没有说话，只让秦少波拿套筒过来。钢板卸下来后，后面是一个刚够塞进大木箱的空位，眼下却空着。李静此前说那只箱子“还在船上”，这句话一下变得更难判断。陈大力骂了一句，说如果箱子曾经在这里，现在多半已经被人转走了。林远航看着地板上的拖痕，发现那道痕迹往走廊另一头延过去，最后消失在第三货舱检修通道。原来那只箱子不是没上船，而是被人从件杂货间挪了位置。搬运这玩意儿不可能只靠一个人，知道的人不会少。赵德发这时开口，说再往货舱间层查就要动到部分绑扎垫木，最好确认海况稳定。林远航看着他，问他现在是在替船体操心，还是替箱子争时间。赵德发脸色一下沉下去，却没有回嘴。船长把搜查记录本合上，命令孙树成封住第三货舱通道，任何人未经允许不得靠近。海上的阳光从开着的舱口边照下来，落在那些刚拆开的木方和钢板上，亮得发硬。林远航知道事情已经走到没法回头的一步。那只箱子就在船上，而且离他们很近。接下来不是要不要找的问题，而是谁先受不了压力开口的问题。王志强那几句含混的证词并不完整，却已经足够改变搜索的方向。林远航站在门口时，脑子里一直在把三个人的站位、时间和木箱可能的移动路径来回过。事情一旦被想明白，很多原来像巧合的地方就全对上了。船到这一步，已经不是搜不搜的问题了。

## 第010章\_搜查

---

第010章 搜查 第三货舱间层平时不常进人。远潮号这趟装的是钢卷和机械底座，主货压在下层，间层只留出检修通道和少量垫木空间。风暴之后，那里更像一座临时搭起来的仓库，绳扣、木楔、残损护角都堆在一侧。林远航带着赵德发、陈大力和孙树成下去时，空气里有股闷得发甜的潮味，像湿木头和旧帆布一起发酵出来的。通道尽头用蓝色防水布蒙了一块区域，外面还压着两只空滤芯箱。上回在件杂

货间看到的拖痕，到了这里就接上了。“掀开。”林远航说。孙树成走上去把防水布扯掉，下面露出一只大木箱，四角包着新金属边，箱身喷了黑色油漆，字样是标准机舱件格式：`Main Engine Spare Parts`。可喷字的位置偏低，字体也太细，不像船厂或正规备件供应商的模板。陈大力蹲下敲了敲箱体，声音发空，又摸了一遍箱体边缘，说这玩意儿连防潮蜡都没打，真要是主机重件，谁敢这么装。赵德发站在一旁没说话，脸色比舱里的钢板还硬。起箱时费了不少劲。箱体不轻，里面装的却不像机械件那种死沉的金属块，而是被几层内衬分开，重心有些散。秦少波拿撬棍撬开封板，第一股钻出来的不是机油味，而是刺鼻的防腐液气味。李静不知什么时候也下到了舱口边，隔着人群站着，嘴唇抿得发白。箱盖掀开后，最上层是一层泡沫板和塑封布，再往下是四组不锈钢密封盒和若干玻璃样本筒。每个盒子上都贴着英文标签和编号，只是编号又被新的白纸覆盖过一遍，像有人怕原标签露出来。林远航戴上手套，掀开最近的一只盒盖。里面整齐排着十几片深褐色的背甲切片，边缘带着天然纹路，任何一个常跑海的人看一眼都知道那不是普通工艺品，而是玳瑁甲。另一只盒里是一根被切下的锯鳐吻锯，齿列完整，包在吸液棉里。第三只盒装着数个密封袋，袋里是珊瑚骨骼样片和标本标签；第四只盒更重，打开后是经过脱脂处理的儒艮头骨和几支组织样管。陈大力低声骂了一句，说这不是设备件，这是拿船当黑仓。林远航没有接话，只盯着那些标签上的收货抬头：`Mombasa Coastal Heritage Center`。林远航以前在别的港口见过被扣的非法海产品，多半是干鲍、鱼翅、砗磲壳那类能直接换钱的东西。眼前这箱标本更冷，也更叫人不舒服。它们被洗净、编号、装盒，带着研究和展示的名义，看上去比黑市货体面得多，问题却一样重。真正让他发紧的不是几片甲壳和骨头，而是这些东西从装港到开箱一路都被当成普通流程处理，像只要外面套上一层专业词汇，责任就能被消毒。箱底还压着一只文件袋，里面有一份未盖章的清单和一份复印到一半的许可证模板。清单列着标本名称、数量、暂定估值和接收人缩写，没有任何正式海关编号。许可证模板印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字样，签发栏却空着。李静站在舱口，终于开口，说这些东西不是偷猎来的，来源都能追，只是文件没有赶上船期。林远航回头看她，说海上不认“文件没赶上”这句话，货没申报，就是未申报货，还是受保护标本。李静还想再说，声音却卡住了。最刺眼的不是箱里的东西，而是整个操作链有多熟。箱体伪装、补单改号、临时转移、封条重做，每一步都说明这是被设计过的流程，不是临时起意。林远航让孙树成拍照、编号、重新封箱，又让陈大力把本该属于机舱备件的清单和眼前实物一一对照留证。赵德发在记录本上签字时，笔尖压得很重，纸面几乎被戳破。林远航看着那道签名，忽然觉得这十年搭档像是被人从中间切了一刀，断口既不锋利，也没法装作没看见。东西找到以后，船上的性质就变了。之前远潮号只是受损船、伤员船，现在它还是一条装着未申报受保护标本的涉案船。林远航让人把第三货舱间层封起来，只留两道签字封条，钥匙交到自己手里。他回到驾驶台，把拍到的照片一张张导入电脑，文件名按时间和地点改好。外面海面亮得刺眼，航向灯下的浪头已经很规矩，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可他知道，从箱盖被掀开的那一刻起，这条船已经不可能靠沉默穿过去了。孙树成拍照时很认真，连封板上的钉痕和拖痕都各补了两张。林远航看着闪光灯一下一下打在木箱和标本盒上，心里很清楚，这些照片从此以后就不再只是船上的记录，而是会跟着人一直走的东西。而且谁都别想再把它说成手误过去。

## 第011章\_对质

第011章 对质 林远航把老郑、赵德发和李静叫到驾驶台时，已经过了晚饭点。刘大海把餐厅的灯留着，谁也没下去吃。桥上的门从里面锁住，副屏关掉无关画面，只留航向、雷达和机舱报警页在一旁闪。船还在走，海也还在动，可这一小块玻璃后的空间已经和外面脱了开来，像一间临时搭起的审讯室。林远航没有绕弯子，把拍到的标本照片、补单复印件和那张手绘草图一字排开，让三个人自己看。老郑先崩不住。他盯着那张草图，嘴唇发干，抬手想拿烟，又意识到这里不能抽。林远航问他，图是谁给的，箱子谁联系上的，准备在海上干什么。老郑起初还想往轻里说，说自己只是帮岸上熟人递个方便，原打算如果天气平稳，就在接近指定点位时把箱子交给一条小补给船，省得进港前还要走复杂手续。林远航听到这里，连火都没先发，只反问一句：“你觉得在公海转移一箱受保护标本，算方便？”老郑喉结动了两下，再没接上。赵德发比他撑得久。他承认自己签过那张补单，也承认件杂货间封条重做过两次，但始终咬住一句话：他不知道箱里具体是什么，只以为是货主临时追加的高值样品，需要避开港口查验，免得耽误项目交接。林远航看着他，说不知道内容，不代表不知道事情不对。赵德发脸上的筋绷着，过了很久才挤出一句：“你以为这条线上只有咱们这么干？”话一出口，桥上的空气像被谁拧紧了。李静接得最冷静。她承认自己从装船前就知道箱子的性质，也承认公司与岸上代理安排过整套单证遮掩，只是否认自己参与海上转移计划。她说公司原本判断远潮号会按正常航期直达，新加坡之后再决定是否走港外交接，谁也没想到风暴把船打伤了，把节奏全打乱了。林远航问她，货主知不知道船上有人受伤、机舱缺件、主机降功率。李静说知道，但在公司看来，那些是航次风险，不影响货必须到港。说完这句，她自己也沉默了。真正让林远航火气翻上来的是老郑后面那句实话。被逼到角落以后，这个老海员终于承认，自己不是头一次帮忙安排这种货。上一条船、上上一条船，甚至更早几年，他都听说过同类操作。有人带珊瑚样本，有人带标本骨架，也有人带手续没齐的活体观赏鱼。方式都差不多：借补单、借件杂货、借船上离港前最忙的那几个小时，把问题塞给船长和海况。林远航问他为什么要掺和。老郑看着窗外黑海，说儿子做康复要钱，他跑海跑到这个年纪，工资看着不少，家里真出事时根本不够。这不是一个能让人轻易原谅的理由，却也是一个太普通的理由。船上的很多脏事都不是因为人天生坏，而是因为有人算过账，觉得能扛。赵德发也终于开口，说自己去年给女儿凑学费，家里房贷又追得紧，岸上代理找上门时只说帮忙签个补单，报酬够他缓一阵。他本来想等货到蒙巴萨就结束，没料到风暴把所有侥幸都打没了。李静听到这里，没有帮任何人说话，只低声说公司从一开始就押的不是规矩，是大家都不会把事情做绝。桥外，夜航灯把海面照出一小块硬亮的水。机器照常转，舵角也按程序修正，远潮号在物理上没有一处停下来。可林远航站在桥里，已经能感觉到这条船的内部结构在另一种意义上松动了。以往风浪再大，桥上几个人起码还在同一边；眼下同一块甲板上的人，已经开始把彼此当成后果的一部分。林远航听着这些话，只觉得胸口发紧。他原本盯着的是天气和设备，眼下才发现自己手里这条船的缝早就从岸上裂开，一路延到甲板、海图室和客舱。王志强在床上发烧，机舱缺着本该有的备件，韩启明和秦少波还在下面硬顶主机，而站在桥上的三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生活难处给这件事找价码。林远航把照片和草图收回来，语气压得很低：“你们以为这只是带一箱货。现在船上有伤员，有受损设备，还有一箱没申报的保护标本。谁都别再跟我说这是小事。”老郑靠在海图桌边，终于抬头看他，声音很哑：“船长，这不是第一次。你真要把事情全掀开，后面连你自己都别想干

净。”这句话不是威胁，更像提醒。也正因为像提醒，才让人心里发冷。林远航没有回他，只让赵德发把夜班安排交给三副代管，老郑暂停值班，李静留在客舱，不得接触任何单证设备。门打开时，夜里的海风立刻卷了进来，把桌上的一张照片掀起半角。照片里，木箱中的玳瑁甲片在灯下发着硬亮的光。桥门重新合上时，老郑下楼的脚步都虚了。林远航站在原地，没有去看任何人离开的背影。

## 第012章\_同谋

---

第012章 同谋 桥上的那场对质结束后，远潮号表面上安静了半天。老郑被撤下值班，赵德发去甲板盯恢复作业，李静关在客舱里写情况说明，谁都不再大声说话。可林远航清楚，这种安静不是风平浪静，而是所有人都在等他下一步。把事情压在船上，船还能照计划跑；把事情捅出去，船、人、公司，整条链都会一起抖。他坐在驾驶台里，面前摊着拍照记录、补单复印件和过去几个月的卫导通信摘要，第一次认真去想一个他以前不愿多想的问题：这条线到底有多少灰色便利，是大家默认存在的。答案来得比他想象中快。远潮号的公共邮箱里留着几封旧邮件，标题平平，内容却很有意思。某次航次结束后，岸基代理曾发来一份“件杂货临时调整模板”，里面列了补单编号替换、箱号改写和签收章统一处理的示例。模板本身没有写用途，像普通工作附件，可林远航一眼就看出它恰好能用在本次箱子上。再往下翻，甚至还能看见另一条船名被提了一嘴，只留下缩写和抵港时间。那条线不会只有远潮号一条船在跑，也不会只有一个老郑在拿钱办事。他把近半年航次的件杂货记录全翻了一遍，发现并不是每次都有异常，却总会在个别航次里出现一些说得过去又经不起细看的小尾巴：多出半页补单、临时更换的收货联系人、过于笼统的品名缩写、抵港前频繁确认ETA的岸上邮件。这些痕迹单独拎出来都像粗心，连在一起看，才像一条被人故意压低存在感的暗线。他用私人卫导终端给一位旧识发了消息。那人姓顾，早年和他一起跑过东非线，后来转到另一家船东做船长。林远航问得很克制，只说最近遇到一票用件杂货补单掩着走的敏感货，问顾船长见没见过类似手法。两个小时后，对方回了一句：“见过，不只一回。都是研究样本、展陈样本这类名义，岸上说得很好听，海上全靠船上自己背。”后面还跟了一句更难听的话：“你要是现在才撞上，算你以前运气好。”这条消息把林远航心里最后一点“个别事件”的念头彻底打掉了。灰线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隐蔽，而是它熟练。熟练到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借口，熟练到每份单证都留着一点退路，熟练到真正出问题，谁都能说自己只碰了最轻的一环。下午，赵德发自己上桥来找他，站了很久才开口，说补单模板不是他做的，是岸上发来让照着套；他签字前犹豫过，可老郑说以前一直这么走，也没人出过事。林远航问他，那你知不知道箱里是什么。赵德发说不知道全表，但知道不是机舱备件，也知道它不该过明路。这就够了。林远航看着这个和自己搭档十年的大副，心里没有爆炸式的怒气，只有一股钝重。他们在海上配合太久，久到很多话不用说出口就能知道分寸。也正因为这样，赵德发瞒着他的事才更难消化。赵德发低声说，他原本想着只是一箱样本，到了港就交，不会伤人，也不会拖船；眼下风暴、伤员、缺件全撞到一起，他才知道什么叫报应。林远航说这不是报应，这是你们明知有坑，还把全船往里领。赵德发没有辩。李静那边也没有完全闭口。她交上来的说明里提到收货方背后有一家旅游地产公司，准备在蒙巴萨做海洋主题展陈，另挂着一块地方研究合作的牌子。手续迟迟没落定，是因为标本来源涉及多国流转，真正合法运输要走完整的国际许可链，

至少得再等两个月。公司等不起，投资方更等不起，于是才有了“先运后补”的主意。林远航把纸放下，知道这套话也不全是假。假和真混在一起，是这件事最像现实的地方。傍晚时，王志强又烧了起来，胸口的痛没压住。陈大力在桥上拍桌子，说主机还靠临时修补撑着，机工们轮班已经快转不过来，再拖下去，人和机器都要一起烂。林远航站在海图前，听着机舱报警页里偶尔跳出的低级提醒，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纯粹的技术选项了。再往前，每一海里都同时在把他推向两个结果：要么把事情压到蒙巴萨，拿全船去赌；要么现在就转向，把这些人的秘密和自己的决定一起送上岸。窗外天色发暗，远潮号沿着主航道继续南下，像什么都没变。只有林远航知道，从这一刻开始，他面对的不再是一箱特殊货，而是一整套把船和人都变成工具的做法。他把那几封旧邮件重新存进单独文件夹，文件名只写日期和船名缩写。做这个动作时，林远航心里已经很清楚，自己手里攒下来的不再是猜测，而是足够把很多人一起拽下水的证据。这也是他最怕的那种证据。

## 第013章\_选择

---

第013章 选择 第十三章的海面干净得过分。风浪已经退到一条受损船也能勉强接受的程度，太阳从云层里照下来，把甲板上残留的锈粉和盐痕都照得很清楚。林远航站在驾驶台前，看着前方规整起伏的航道，心里却没有一点放松。越是这种时候，人越容易被一种错觉骗住，以为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只剩把船撑到港。实际上，远潮号真正难做的决定全留在风暴后头。机器在硬撑，伤员在硬撑，船上的人也在硬撑。王志强情况比前两天更坏。陈大力带着医务记录上桥，说年轻人夜里开始高热，呼吸更浅，咳嗽时能带出一点血丝，胸腔里面多半已经有积液或者感染。卫导医疗再次建议尽快进港拍片、做引流或者更强的抗感染处理。林远航听完，没有像上一次那样立刻给答复。他走到窗边，把海图上的位置和最近港口距离又算了一遍。往前顶，照低功率和当前海况，最早也要十多天后才能摸到蒙巴萨；往西改向去金兰，最快两天多。数字摆在那里，已经不留多少回旋。偏偏在这个时候，岸上公司的消息来了。不是运营部普通催班，而是船东本人通过卫导系统发来的短句，连客套都省了，只写：“按原计划到港，别节外生枝。”短短十个字，像一只手直接按在船长肩上。林远航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才把终端放下。远洋散货船的船长在岸上宣传材料里总被写得很有权力，真正落到航次里，权力和责任从来不对等。船东一句话可以把违约、货主和后果全压过来，船长手里真正能用的，只有自己签字的那一页日志。他把日志本和私人记录本一起摊开，在桌边写了两份内容不同的报告。第一份发给公司，只写风暴受损、主机降功率、伤员留船观察，语气尽量平，把所有和特殊货物有关的线索都压掉。第二份没有发出去，而是按时间顺序把风暴、伤情、缺件、草图、开箱和对质全记下，连老郑那句“不是第一次”都原文写进去了。写到一半时，赵德发敲门进来，看见桌上的两本记录，没有问细节，只说甲板恢复差不多了，船员情绪不稳，大家都在猜船长准备怎么处理那箱标本。中午，林远航拿起手机想给家里发条消息，打了几行又删掉。他能说天气坏过，能说船要晚到，却没法把“船上有人烧着”“机工昏迷”“公司逼着按计划跑”这些话发回去。陆地上的家属只能接住结果，接不住航次里的犹豫。手机屏幕黑下去以后，他在桌边坐了很久，忽然明白自己之前迟迟不愿改向，不只是怕公司追责，也怕回头看见那一刻的自己像极了那些年被他私下看不起的老船长：明知不妥，还想再拖一拖。林远航问他，你希望我怎么

处理。赵德发站了一会儿，说如果现在报出去，全船都得进调查，伤员、受损、非法货全压一块，谁都跑不了；如果压到蒙巴萨，也许还能靠公司和代理把口子堵住。林远航看着他，问“也许”值不值得拿一个发烧的伤员去赌。赵德发没有回答，只说自己不是替谁开脱，是不想让一条船的人全被拖死。林远航知道这也是实话。船上的选择常常坏在这里，每条路都有人要付钱，只是付钱的人不同。下午，李静申请和他再谈一次。她坐在船长房的椅子上，背挺得很直，像还在公司会议室里。她说岸上已经知道风暴后开箱的事，收货方和货主都很紧张，但只要远潮号能按计划到港，后面的公关和单证补救还有空间。她甚至提出可以由公司承担王志强后续医疗费用，条件是船方不要在中途港主动报告特殊货物。林远航听着这些条件，第一次真正感到一种疲惫。岸上的算法总是这样，把人的伤、船的险和法律责任都拆成可交换的筹码。傍晚，王志强又烧到三十九度。刘大海在床边给他擦汗，年轻人迷迷糊糊间喊了一次妈，声音轻得像没出牙关。林远航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再用“再观察一下”这种话哄自己。可就在他准备让驾驶台把金兰港改向预案调出来时，卫导系统又弹出一条公司回信，只有上一条指令的重复和更硬的一句补充：“任何偏航造成的损失，由船长自行解释。”林远航把那条消息读完，忽然明白岸上已经提前把责任话术准备好了。船还在他手里，解释却已经替他写好了。驾驶台那边按照程序把改港计算表做好，放在他桌角，只等签字。那张纸薄得很，却比任何风浪都重，因为它逼着林远航把拖延和决断之间的界线亲手画出来，而这条线一旦落下去，就再也擦不掉。签不签，都已经是代价，只是签下去以后，代价有了方向。

## 第014章\_恶化

---

第014章 恶化 决定真正落下来，是在第二天凌晨。王志强夜里高烧不退，胸口起伏快得吓人，连止痛针压下去的时间都越来越短。陈大力守着医务柜，脸色比机舱里的油泥还难看，一见林远航进来就说不能再拖，再拖下去不是肋骨和感染的问题，是人会不会败血。林远航点头，让驾驶台准备改向金兰港的航线计算。命令还没正式发出去，机舱那边先出了事。轴隧一带为了应对风暴后的渗漏，临时架了一台潜水泵和一条照明电缆。那地方原本就窄，钢板湿滑，机器运转时噪声又大，谁进去都得弯着腰。凌晨三点，韩启明和秦少波下去检查泵口堵塞，陈大力留在上层控制流量。船在一个不算大的侧摇里晃了一下，临时电缆被拖过转角，照明瞬间灭掉半边。韩启明回头去摸扶手，脚底却先踩在一层没清干净的油水上，人整个滑进了泵旁边的狭槽。秦少波听见一声闷响，扑过去拉人时，韩启明后脑已经撞在钢筋上，半张脸浸进积水里。人被抬上来时已经没了知觉。陈大力跪在地上做了很久心肺复苏，按压和人工呼吸一轮轮下去，韩启明才勉强吐出一口带油腥味的水，胸口却还是起伏不稳，瞳孔反应也差。林远航站在一边，看着这个平时话不多的机工被放上简易担架，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继续顶着走”这件事已经不仅仅在伤王志强。机器坏了要人去扛，人累了也得去扛，扛到最后，事故只是迟早的问题。他当场下令改向，目标金兰港，立即执行。赵德发接到命令时愣了一秒，随即去改航迹、通知机舱和甲板。远潮号缓慢地把船首往西带，航迹线在电子海图上拐出一个钝角。命令下完没多久，船东的卫导电话就打了进来。对方没有问韩启明，也没有问王志强，开口就是责问，问他凭什么在未经岸上批准的情况下偏航，知不知道这样会触发租约纠纷和货主索赔。林远航站在驾驶台中央，语气出奇地平，说船上有一名

重伤员，一名疑似颅脑伤机工，主机降功率，按《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和船长职责，他现在改向靠港。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接着把话说得更狠，说如果进港后再牵出那箱“多余的东西”，公司不会替船长个人决定兜底。林远航听见这句，反而冷静下来。他原先还抱着一点侥幸，觉得岸上也许不知道船上已经开箱；现在他知道，对方知道，而且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一旦靠港会发生什么。所谓“不要节外生枝”，从来不是为了航次，是为了把那只木箱和它背后的链条一并送到终点。他把电话挂断，没有再让对方说下去。改向之后，连海的声音都换了。原本顶在右后方的浪改成从侧后追上来，远潮号的摇法跟着变，尾楼里每一道旧响都被重新翻出来。驾驶台上忙着更新ETA和靠港材料，机舱忙着把临时修补状态写进待检清单，刘大海则在厨房和医务柜之间跑，给王志强递水，也给陈大力塞两口冷掉的饭。船没有因为朝港口开过去就轻松半分，反而像所有问题都被拢到了一条越来越窄的水道里，谁也躲不开了。改向后，船上的气氛一下塌了。原先那些还能装作普通航次的程序全失效了。刘大海把早餐做成方便端送的样子，谁有空谁来拿；赵德发在甲板走动时，水手看他的眼神都多了一层；老郑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缩在舱里不出来；李静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门底下亮着一条线，说明她一夜没睡。只有陈大力还在机舱和医务柜之间来回跑，既盯临时修补的机器，又盯韩启明和王志强的呼吸与体温。中午前，金兰港代理回了确认，安排引航和医疗接驳。林远航站在海图前，第一次觉得那片越南海岸线看上去像一块硬地，而不是普通港口。他知道自己这一拐，不只把船带离了原计划航路，也把后面的局面全推向了岸上。韩启明中途又出现一次呼吸停顿，抢救后心跳回来，人却始终没有醒。王志强烧得睁不开眼，抓着床单时手指都在抖。远潮号以受伤后的速度朝港口挪去，像一头拖着伤腿的兽。等傍晚海岸线出现在前方雾气里时，林远航心里已经没有“值不值”的问题，只剩一句很硬的判断：再不靠港，就会死人。秦少波把人往上抬时，手臂一直在抖，嘴里反复说自己刚才该先关泵、该先把照明固定住。没人接他这话。海上事故最难受的地方就在这里，事情一旦出了，谁都能在事后找出十种本来可以更早做的动作，可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有余地慢慢选。林远航听着这几句，连安慰的话都说不出来。船上的人都明白，港口这回不是避风港，是关口。

## 第015章\_靠港

---

第015章 靠港 金兰港外锚地在清晨露出来，岸线低，山影灰，和大海之间隔着一层发白的潮气。引航艇靠上来时，远潮号的甲板还带着夜里的水痕。林远航站在舷梯口等引航，脑子里却一直在分两条线：一条是靠泊程序、拖轮、边检和医疗转运的先后顺序；另一条是那只封在第三货舱间层里的木箱，以及它一旦碰到港口检查会发生什么。海上的问题在海上还能靠经验拖一拖，到了港里，一切都要变成记录、签字和法条。船刚靠妥，提前等在码头的急救人员就上了船。王志强被抬下去时，神志已经有些散，嘴里还在断断续续说疼。韩启明的担架紧跟在后面，脸色灰白，头侧包着临时止血绷带，呼吸全靠简易气囊维持。陈大力一路跟到舷梯口，把手里的病情记录交给岸上医生，才折回船上。不到半小时，港方回了第一条消息：王志强送进影像室后确认多发肋骨骨折并发胸腔积液，处理及时，暂时脱离危险；韩启明在转入急救室后抢救失败，死亡时间记录在上午九点十七分。这条消息传回来时，餐厅里没有一个人说话。刘大海把原本盛好的热粥端回厨房，放凉了也没人动。韩启明在船上不算最显眼的人，

平时轮到他值班，很多人甚至想不起他什么时候上来、什么时候下去。可一个人只要在名单里、在床位上、在交接班本上，他就是这条船的一部分。现在名单上还在，床位已经空了。林远航把死亡时间抄进日志时，手很稳，心里却像压着一块带盐的铁。韩启明的死亡通知需要船长签收，也需要转成一页页格式准确的岸基文件。林远航和港方、公司、医院之间来回确认姓名拼写、上船日期、家属联络方式时，才体会到死亡在制度里是怎样被拆碎的。它先变成时间，再变成编号，最后变成一张等着责任人签字的表。可等他回到走廊，看见韩启明那只还没收走的工作鞋放在舱门边时，纸面上所有冷静的词都失了效。港口检查来得比他预想中更快。远潮号以风暴受损和伤员进港，原本就会触发港口国监督的加验；再加上主机降功率、丢箱和临时偏航，海事、海关和港务人员几乎在同一时间上了船。起初他们主要看船体受损、货损申报和医疗记录，问到件杂货补单时，李静脸色就变了。负责货运文件的海关官员拿着总箱单和补单对照，指出其中一个“主机备件箱”既不在完整装船计划，也没有正常海关预录入。赵德发站在旁边，喉咙动了一下，没有说话。林远航知道拖不住了。他没有立刻把自己此前拍的照片拿出来，只先带检查人员去看封存区域。第三货舱间层的两道封条都还在，签字时间和编号完整，这至少证明箱子在靠港前没有再次被动过。海关官员要求当场开箱，港务翻译把要求重复了一遍。李静开口想说自己需要先联系公司律师，被对方直接打断。箱盖掀开的过程和海上那次没有差别，只是这回四周站满了带执法证的人。玳瑁甲片、锯鳐吻锯、珊瑚样本和儒艮头骨再次暴露在灯光下，空气里一下只剩下记录员翻页和相机快门的声音。到了这一步，事情已经不再属于船上内部。海关人员逐一拍照、编号、封存，港口监督则要求远潮号暂缓离港，等待联合调查。李静坐在通道边的铁梯上，脸色白得吓人；老郑站在甲板另一头，手扶栏杆，一直没敢往这边看；赵德发倒是抬头看了一眼林远航，那眼神里没有求情，更多像一种终于等来的认命。林远航站在封箱旁边，看着执法人员贴上新的港口封条，忽然觉得海上的风浪到这里才算真正打完。下午，港方正式通知全船做笔录，未经许可不得离船。刘大海把晚饭做得很早，却只动了几双筷子。船停着不走，机器低负荷待命，海风吹过甲板，远潮号比在海上时更像一座临时搭起的牢。夜里，医院又传回一条消息，王志强情况稳定，已经进普通监护病房。林远航把那张回执折好放进日志里，知道这条船总算救回了一个年轻人，却没能把另一个带到岸上活着。窗外港区灯火很亮，照得海面发白。他刚坐下，港口调查组的人就敲开了船长房的门，说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要单独接受问询。船员笔录被排到夜里，餐厅的灯一直没关。有人写到一半停住，不知道该把“看见”写多清楚；有人干脆一字一顿，像怕哪句话将来会回头咬自己。港里没有风暴时那种巨响，沉默却比海上更压人，连刘大海端出来的热汤都没人喝完。远潮号第一次停在岸边，却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真正上了岸。写完的人都不敢先抬头去看别人。

## 第016章\_调查

---

第016章 调查 调查从第二天一早开始，节奏慢得磨人。海上的险情处理靠分钟，岸上的问询靠小时，谁先说、哪句话先被记下、哪份单据先放到桌面，都能把事情往不同方向带。港口调查组临时征用了远潮号餐厅旁的小会议室，里面摆了两张桌子、一台录音设备和一名翻译。林远航进去时，桌上已经摊着补单复印件、港口封存照片和一份由海关调出的电子申报摘要。调查人员很直接，先问伤员和机工

死亡，再问风暴，再问那箱标本什么时候被发现、谁先开箱、谁知道它不在原申报里。林远航按时间顺序回答，没有往前抢，也没有给谁留余地。风暴怎么来，王志强什么时候受伤，机舱什么时候报缺件，自己为何决定搜查、何时发现标本、为何偏航金兰港，每个节点他都能拿出日志和记录支撑。调查人员听得很仔细，偶尔会停下来核对电子表格里的时间。问到他为什么第一次医疗建议时没有立刻靠港，林远航顿了一下，还是如实说了：自己考虑了海况、货期、船东压力，也做了错误判断。翻译把“错误判断”四个字转过去时，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像所有人都确认了船长愿不愿意把自己放进责任里。下午轮到单证核查。调查人员拿出一份他们通过港口合作渠道调来的装港资料，上面有件杂货补单的原始生成时间，早于赵德发签字将近六个小时，说明那份单据在离港前就已经准备好，只等找个窗口塞进正式链路。更麻烦的是，他们还拿到一张装港监控截图，虽然角度有限，却能看出一辆无公司标识的冷链车在夜里靠过远潮号所用泊位。刘大海此前提过这件事，现在监控把他的碎片记忆接成了证据。林远航看着那些截图，忽然意识到岸上的链条比船上想的还长。等待下一轮问询的间隙，林远航去医院看过一次王志强。年轻人胸口插着引流管，人瘦了一圈，见到船长时先问船是不是已经靠稳了，再问韩启明怎么样。林远航没有把细节全说，只告诉他先把伤养好。回船的路上，他一直在想，调查组桌上的每一份证据都能把责任往前推一格，却没人能把这个问题回答得让人舒服：如果那天更早改向，结局会不会少死一个人。李静的问询进行了很久，出来时眼圈发红，却没有哭。她路过船长房时停了一下，问林远航是不是已经把海上拍的照片也交了。林远航说还没有，对方要时他会交。李静点点头，说公司那边已经开始切割，说她只是执行人员，很多事并不知情。林远航听完，没有安慰。船一靠港，所有口径都会往“知情有限”这个位置收，这一点他从开始就知道。真正稀少的不是切割，而是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明知有问题还照做。傍晚，调查人员第二次单独找他，不再问事实，而是问判断。领头的是一名四十多岁的海事官员，中文不流利，问题却很准。他翻着笔录说，船长提供的版本和其他几个人差异很大：有人说不知道箱内内容，有人说只是临时样品，有人说海上根本没开过箱，还有人说偏航纯粹因为伤员，与货无关。官员把笔放下，盯着林远航问：“你知道这条船上有多少人在撒谎吗？”翻译把这句话落下来时，像在房间里加了一层更硬的墙。林远航没有立刻回答。他当然知道有人在撒谎，却很难说出一个精确数字，因为谎话在这条船上从来不是一整句，而是散在每个人愿意承认和不愿承认的边界里。赵德发也许真的没看过箱内全表，老郑也许只是拿了第一笔钱就想收手，李静也许真把自己当成流程执行人，连他自己都在第一次医疗建议时拿过时间和责任做交换。想到这里，林远航只说：“够让一条船沉下去。”海事官员看了他两秒，没有评价，只让他把所有私人记录和现场照片在明天上午前补交。夜里，港方把远潮号的暂扣通知正式送达。船还停在泊位上，灯火、机器、餐食都按最低限度维持，像一台被按了暂停键的机械。林远航回到船长房，把抽屉最底层那本私人记录本重新拿出来，翻到写着那句“不是一个好人的选择”的页面。纸张因为多次开合已经有点卷边。他知道，到了现在，继续只交正式日志已经没有意义。问题不是能不能把自己摘干净，而是摘得再干净，这条船上的死人、伤员和那箱标本也不会自己消失。他把私人记录本放到桌上时，纸页边角已经被翻得发毛。很多时候，调查要的不是谁最会说，而是谁愿意把自己也放进证词里。林远航知道这一步不会让事情变轻，只会让它更准。他把笔放下时，手背上全是压出来的印，很深。

## 第017章\_分裂

第017章 分裂 扣船的日子把远潮号里的关系一点点磨开。船在港里不走，班次缩减，机器半停，大家每天要做的工作反而少了，人之间剩下的全是躲不开的眼神和猜测。老郑开始整天待在舱里，饭也让刘大海送；赵德发还能上甲板走动，可一碰见林远航，步子就会慢半拍；李静一直在和公司律师通话，声音压得很低，门板另一侧也听得出她在反复重复“我只是执行”。原先靠工作维持的船上秩序，被调查和停滞一点点磨成了相互防备。港方要求补做一轮集体说明会，地点仍在餐厅。所有主要人员都到齐后，谁也没有先坐下。林远航看着这几张熟脸，忽然发现风暴夜里那种同船共命的东西已经没了。老郑先开口，说自己承认牵线，但装船、改号和封条不可能只靠他一个二副完成，大副和岸上代理都清楚流程。赵德发立刻反击，说自己只签了补单，根本不知道有海上交接点，真正和岸上联络的是老郑。李静坐在一旁，一开始不出声，等话头指向公司时，才冷冷补一句，公司不会承认任何没有书面授权的安排。这场说明会很快变成切割会。每个人都想把自己留在链条上最轻、最远的那一环，像只要站位够巧，后果就能绕开自己。陈大力听到一半就起身走了，他对标本、补单和公司口径都没兴趣，机舱少了人、韩启明死了，这些事情在他心里比什么笔录都硬。临走前他丢下一句，说要不是有人把假备件塞上船，机舱也不至于缺件硬顶，韩启明的命谁都别想一句“无关”带过。餐厅一下静下来，没人去接这句话，因为谁都知道接了就要把死人的重量扛到自己身上。散会后，赵德发单独来找林远航。他站在船长房门口，没有进，开口就是一句老搭档之间才会说的话：“日志能不能别全交？”他说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事情真做绝了，公司会把整条线都往下清，船员以后再找船很难，连林远航自己也会被贴标签。林远航听完，只问他一句：“韩启明怎么算？”赵德发张了张嘴，最后没说出话。人一旦死了，很多模糊地带都会忽然变得清楚。活人还能谈成本，死人只能留下账。当天下午，公司法务也打过电话来，口气比船东软得多，却更有章法。对方反复提醒他，正式日志和私人笔记在法律属性上不同，主动提交私人判断可能扩大个人责任，也可能影响后续保险理赔。林远航听完，只问了一句：如果不交，韩启明和那箱标本会不会从记录里消失。电话那头停了几秒，说话术立刻换成了“请您综合考量个人职业前途”。这句劝告让林远航彻底没了再留口子的念头。老郑后来也来过一次，比赵德发更直白。他说自己认错，也愿意担主要责任，但求林远航别把那张手绘草图和私人记录一并交出去，留一点口子，大家以后还能在这行混。林远航看着这个头发都花白了的二副，忽然想起出港那天老郑整理海图时的样子，手稳，话少，像一块老木头。人到这个年纪还在为一笔钱赌运气，不是因为他没见过海上的后果，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熟到可以躲过去。林远航没有骂他，只说晚了。第二天上午，他把正式航海日志、轮机日志复印件、开箱照片、手绘草图和那本私人记录一并交给了调查组。私人记录本里不止有事实，还有他自己的判断，包括第一次医疗建议时没有靠港的原因，以及那句写给自己的话。调查人员翻到那一页，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只让他在交接单上签字。笔尖落下去时，林远航知道自己把最后一层遮挡也放下了。从法律上说，这可能帮不了他太多；从职业上说，这一步多半会让他在行业里留下一个不受欢迎的名字。回船时，港区风很大，吹得船舷边的缆绳一下一下绷紧。刘大海在厨房门口看见他，只问了一句王志强那边有没有新消息。林远航说人稳住了，过阵子能转普通病房。刘大海点头，说那就好，至少船上救回一个。话说完，两个人都沉默了。远潮号还系在码头上，甲板、驾驶台、机舱都在原处，像只要解缆就能继续跑线。可林远航知道，真正裂开的不是文件和封条，而是这条船上原本那

种默认彼此能把背后交出去的信任。夜里查岗时，驾驶台空得厉害，连平常最寻常的海图灯都显得冷。船还在港里待着，值班表照排，记录照写，只是所有人都知道，等远潮号再开出去，这条船已经不是从前那条靠默契撑着走的船了。有些名字会从名单里消失，有些事会留在每个人说话的停顿里。海上最怕的不是翻脸，是翻完以后还得同船。

## 第018章\_归航

---

第018章 归航 三个月后，远潮号重新离开金兰港时，船上的漆刚补过一轮，轴隧和海水泵也做了彻底检修，主机转速恢复到正常区间。纸面上看，这条船像是被修回了原样：货舱封签齐全，港口整改项目逐项销项，新配的备件放进件杂货间，连甲板上那几处被风暴刮出的裸钢也重新上了漆。真正没有修回来的东西不在报表里。韩启明的床位空了，王志强已经被公司安排回国休养，赵德发和郑国强都不在这次船员名单上，李静则在调查结束前就离开了原公司，据说转去了别的行业。 处罚结果下来得不算快，也不算轻。船东公司因为未申报运输受保护海洋生物标本、单证链造假和安全管理失当被罚了一大笔钱，还被要求限期整改相关货运审核流程。岸上代理和货主方各自切出一部分责任，谁都没有全倒。老郑和赵德发被解雇，后续是否继续追责，还要看另一边的调查进度。李静拿到了取保后的限制性安排，短期内不能再接触跨境货运。韩启明的死亡认定为作业事故，赔偿方案却一直在拉扯，公司和保险方各有算法，至今没完全谈妥。 王志强在回国前给船上发过一条短消息，只有几句，谢谢大家把他送到岸上，也替自己没能帮上忙道歉。刘大海把那条消息打印出来，夹在餐厅公告板一角，过了几天又自己摘掉了，怕新上船的人看不明白。韩启明家里那边则一直没有这样轻的表达。公司代表、保险公估和家属之间来回扯赔偿数字，最后每次都绕回同一个问题：如果船更早靠港，或者机舱备件没有被假箱顶掉，这个人是不是还有机会活着。没人敢给确定答案，答不出来却不代表这问题会自己过去。林远航保住了船长职位，这个结果连他自己都意外。公司给他的说法很谨慎，说他在后段采取了正确处置，主动靠港、配合调查、及时救治伤员，对事故扩大起到了止损作用；与此同时，内部也没有人忘记，是他把完整日志和私人记录都交了出去。行业里的人消息很快，远潮号的事沿着船东群、代理群和船员微信群传开以后，林远航得到一个新标签：告密者。没有人当面骂他，可调度员回复信息时更短，岸基那边安排航次时也更公事公办，像在提醒他，职位能留，圈子里的温度留不下。新一批船员上船后，刘大海还在厨房，陈大力也还在机舱。陈大力比以前更少说话，只在交接韩启明那张事故报告复印件时对林远航说了一句，人不是白死的，希望岸上至少把设备和人手补齐。刘大海则照旧在餐厅里给新船员分碗筷，像任何一条跑线的老船一样，活要继续，饭要继续，谁走了、谁换了，只会在饭桌空出来的那个位置上短暂停一下。海上工作就是这样，最残酷的部分不在巨浪，而在它总能很快恢复成日常。复航前夜，林远航独自把整条船走了一遍。件杂货间里新来的备件箱平码平码，封签、标签、接收表都整整齐齐，再挑不出那种故意留给灰线的空隙。第三货舱间层那块曾经藏箱子的地方也重新整理过，只剩几道浅刮痕还压在钢板漆面下。走到韩启明原来的舱门前时，他停了一会儿，没有进去。船被修好了，人事也被调整好了，可真正让他抬不起劲的不是事故本身，而是他已经知道，这套流程只要有利可图，还会在别的船、别的夜里、借别的名再来一遍。出港那天上午，金兰港港池外的海面很平，光线薄，远处的货轮

排成一条淡灰线。林远航站在驾驶台，照例检查航向、车令、气象更新和引航离船时间。新大副在旁边报数据，动作利索，语气里带着对新船长常见的谨慎。无线电里传来调度员的声音，通知远潮号出港后按新航路窗南下，措辞完全合规，只是比从前少了那种熟人之间的随口客套。林远航把音量调大，回了一句“收到”。声音传出去，平稳，听不出别的东西。引航艇脱开后，远潮号把船首朝外海带了出去。港口在身后一点点退，海面在前方重新铺开，像这三个月只是一次停泊，而不是一场把人和船都拆开过的事故。林远航站在玻璃前，看着航迹线笔直向前延伸，心里没有任何重新开始的豪气。他知道公司会继续跑这条线，岸上也总会有人想把不该走明路的东西塞进某条船里；他也知道自己以后再做类似判断时，所有人都会盯得更紧，等着看这个“告密者”还会不会替谁留口子。海还是那片海，船还是这条船，只是有人没能回来，有人回来了也回不到原来的位置。无线电里没有别的话，海面也没有给他任何回应。远潮号照旧往前走，前面还是海。